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

靖康中帙四十五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丁巳盡二十日

辛酉

二十六日丁巳大雪金人毀四壁守具

金人盡得四壁乃伐城上材木並斫取櫃板作障反蔽城內礮駕貔籬巴皆回之內向城外盡作慢道城內則繫爲弔橋不三四日皆備初破城賊賊改作敵下令縱火屠城何稟率百姓欲巷戰其來如雲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爲和議人心稍安京城十六門皆爲番

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奪萬勝門奔走者四萬許人

太上皇鄭太后入內居延福宮

景王及謝克家爲請命使使於軍

城陷上急召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三人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閤中計議俄頃遣謝克家及景王使軍中請命傳聞太上旨意極謙皆以全活生靈爲主

上降親札宣羣臣

孫覿辭免待制奏狀曰臣伏自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師失守詢詢夜二更上降親札宣召臣等聞命馳赴而門禁已不通乃自城南西岡循蔡河直北

錄宜秋門以入通夕大雪四面縱火煙焰燭天如晝衣冠士族毀容易服纍纍然趨萬勝門而去閒關亂兵中至東華門騎吏皆不得從獨持一笏以入有頃召見上已微服坐祥曦殿後內侍云舍人由玉階上而學士莫傷以館伴虜改作金使劉晏爲亂兵所逐不知所在吳幵偶得疾僵仆坐閒故臣獨掌書詔凡遣使命自景王至鄆王及陳過庭孫傅何棗等國書多自撰述而有司悉已奔散繕寫緘題又出臣手御膳

亦已闕供臣等一日不火食五日衣不解帶上憐臣寒甚賜一大袍尋爲鄭建雄所竊無何二十七日衛士雜然欲邀車駕跳幸而賊改作敵四合無所向羣譟宮庭刦請百出始排闥不得入又有斧延和殿門遂毀徹乘輿服御之器剔取金玉納之懷中復攘酒數十壺羣飲大呼醉溺殿上殺內侍四五輩兵仗狼籍僵屍流血上不能禁命駕登宣德樓而羣卒爭挽御衣請行賴景王攘臂麾卻之乃止退御祥曦殿詔衛士坐兩廡下太官給食上手持一劍顧臣曰賊改作敵騎下城與卿等死於此

劉延慶及其子光國奪萬勝門出軍民爭附從之者約數萬人

遺史曰城初陷滿城人鼎沸莫知所從閭巷閒羣不逞有喧言奪城而出可以逃性命劉延慶及其子光國斬關門出萬勝門扉大啟於是班直及西兵百姓喧噪而出者數萬既出門莫知所向循城南駐於瓊林苑中有忠訓郎張永祺者嘗爲余言城陷之日身在西水門見作守禦官城陷之夜官兵猶守地分翌旦方棄城逃遁永祺下城時已聞百姓喧傳萬勝門放人出又保義郎吳琦者爲南平軍兵馬監押與余同

僚亦爲余言城陷之日身爲親事官逃命奔竄無所
適從次日黎明聞市人喧傳萬勝門開遂走往萬勝
門扉果大啟乃隨衆而出既到瓊林苑中已見延慶
父子整齊人作隊伍然則萬勝門自城破之後現啟
矣孫覿辭免待制狀亦云京師失守之時夜至二更
宣召自宜秋門以入已見衣冠士俗毀容易服纍纍
然趨萬勝門而出去然則萬勝門自城破之後已大
啟復何疑是知延慶父子斬關出奔在城破之夜實
丙辰也蓋延慶之第與萬勝門相近也軍民數萬爭
奔至丁巳日辰巳刻之閒而朝野僉言之書載其事
甚明至延慶子光世統兵好事者諂奉之乃改

朝野僉言曰上集衛士二千餘人環甲冑欲爲避狄
改作敵之計張叔夜劉延慶勸上出走上未決延慶曰
先爲陛下奪一門延慶父子奪萬勝門出門外候駕
覩親王二人坐於明節皇后之門臺入見張海張宏
率馬兵奪門不克而去蓋城陷之翌日也是時市井
詢詢猶未定上登宣德門諭百姓請器甲當是之時
未有播遷之意而延慶父子未嘗見上已出奔矣又
一日方有蔣宣李福邀駕出奔之事實戊午也故孫
覿辭免待制狀又言二十七日衛士雜然欲邀駕跳

幸而賊改作敵騎四合無所向此事甚明後人覽朝野僉言者當求舊本而改本失實故不可以不詳辯

四壁守陴官兵皆棄城

京師城大命令不相通南壁失守而西北壁官兵猶在城上但夜中相驚恐未知失守端的惟傳箭者不至翌旦漸傳城已失守於是官兵皆棄城而去四壁皆空

車駕御宣德門

遣史曰是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踏傳呼滿路其聲甚哀已而上御宣德門百姓喧亂不定有王倫者乘勢往趨御前上問曰誰倫奏曰百姓喧亂臣是王倫能壓之上急命彈壓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因自薦其才上急取紙筆除批倫爲吏部侍郎倫下樓已先備惡少數人在樓下令傳呼侍郎來倫字正道開封人宰相旦之後有縱橫之才少游市井閭羣小皆高其能而伏之倫遂傳旨撫諭百姓皆定上親諭軍民上露腕憑欄大呼於眾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者卽此獻陳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幼上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聞稱你我而

已士庶初慮有播遷意因泣告於樓下曰陛下一出則生靈盡遭塗炭上大呼曰寡人以宗廟之重豈敢離此士庶號泣上亦爲之泣涕何禦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繳其旨止補修職郎

景王及謝克家回自金國軍前

泣血錄曰午漏方正景王謝克家同金人使命四人來議和克家初見粘罕改作斡离不改作尼堪里雅布二酋改作帥徑出示文劄言前此未破時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殺掠且云過寢陵亦常戒約軍中無纖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殺人否雖有和議上猶未

信

別錄曰皇弟景王回建黃旗題曰兩國通和景王徒行雪中來自朝陽門從者數人及麗景門門尚閉乃憩於城隍廟須臾啟關乃騎而朝

粘罕改作尼堪遣李若水入城

遺史泣血錄皆曰李若水初同馮澥奉使留軍中澥已歸而城陷館伴偕若水說景王請命書上猶有御寶料城中未甚亂國相教徽猷來欲令入城若水遂同館伴者至城破處見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里雅布云京城已破可遽歸報皇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皆吾

兵也且請處置內事恐防內亂又曰可令何相公來議事若水入對上見若水失聲而驚曰卿元來也大事如何若水具對遂留宿殿中

何㮚使於金國軍前

宰相何㮚出使見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問之曰汝爲宰相知吾提兵將至何不投拜而乃拒戰又不能守城何也㮚無以對又曰聞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耶曰然粘罕改作尼堪曰汝有何學術與我戰耶曰㮚無學術爲國爲民當如是耳粘罕改作尼堪曰我欲洗城如何㮚從容曰率兵洗城元帥一時之威也愛民施德元帥萬世之恩也粘罕改作尼堪悟曰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無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㮚再拜謝粘罕改作尼堪曰相公回奏皇帝欲請上皇出郊相見不可辭也㮚無辭以對應命而還

靖康遺錄曰時天平明上命何㮚出使軍前㮚惶懼失色辭不敢行上固遣之㮚遲回良久不決若水嫚罵云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責不得已乃上馬而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北山朱雀門所執馬鞭三墜地於是至青城見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在中軍帳守衛嚴謹皆設兵刃凡

經三次搜索方至帳下悉堆氊高三尺坐於上粘罕改作尼堪據大木案桌伏地請死粘罕改作尼堪厲色曰南朝拒戰誰爲之謀答曰桌主戰議粘罕改作尼堪云趙皇堅欲拒戰決有此否答云議皆出於桌皇帝無意粘罕改作尼堪又云我昔遣使招汝出城爾何不來今城破來此何也答曰昔之不來爲生靈粘罕改作尼堪默然久之曰爾亦忠臣然我須見趙皇面約和議然後奏聞北朝皇帝桌拜謝而歸

二十七日戊午大雪駕御宣德門

駕登宣德門有軍民數萬皆呼萬歲號泣上亦大哭

金國使人詣門見上以手加額曰甯害朕勿害城中軍民使人言兩國已通和好城中秋毫不動於是揭榜云兩國已和只候何桌等還寫誓書仰軍民知悉

宣和錄曰騎橋門近皇后宅孟昌齡家神衛營藍從熙家五嶽觀沿燒數千閒小民過城下者虜改作金人擲錢丐之或往復得數十千語人曰元帥限我輩三日破城今只一日半見效諸門先存金帛如山虜改作敵悉得之所棄者錢爾

泣血錄曰是日曉諭在京大金登城斂兵不下命文

武百官僧道詣大金軍前致謝全活性命之恩。舊校云舊本作在初三日爲是命文武百官致謝活命之恩當在欽宗駕回之後別本作在初三日爲是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於南薰門伺候大金指揮已而金使數卒傳旨云國相太子致意軍中宿食不少不煩送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須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次日早百姓相率謝元帥以竿揭金帛云謝元帥全活之恩者闐溢道路

靖康小錄曰金人入太學刼掠金銀衣物士人幾不免賊改作敵曰秀才懣卻忠孝爲國不要殺他

出城官吏軍民數萬在普安院遇金人潰散四走劉延慶並子光國皆被殺。舊校云史作延慶至寵兒寺爲追騎所殺

遣史曰官吏軍民爭萬勝門。舊校云史作開遠門出者無路可行悉循城而南聚於瓊林苑中不啻十數萬劉延慶及其子光國在焉延慶欲整行伍勸以同力協心奪路求生衆皆唯唯終夜喧呼或曰無故而呼者恐人心不固矣是日質明延慶率衆直西以進過普安院望金人鐵騎遍滿原野衆不敢行延慶曰金人不足畏我以死命當之彼自敗矣衆不應延慶曰試使我之子大太尉往嘗之乃呼光國激之曰汝以五十騎往嘗寇以堅軍民之心然後奪路而去光國以五

十騎直犯金人鐵騎金人皆按轡或持弓或橫槍不動光國揮戈馳馬而還延慶曰光國五十騎尙能進況軍民數萬皆死命乎乃强率之衆不能已而趨遇金人鐵騎縱橫衝突衆皆星散而潰延慶及光國皆死於亂兵中有得脫者悉走京西聚爲盜賊李孝忠党忠祝進薛廣曹端王在之徒皆是也

明池中卒光國携王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虜刪此字追騎及之殺妾自縊

林泉野記曰劉延慶其先西夏熟戶世爲將知名後居延安府爲保安軍人屢及夏人戰政和八年攻藏底河拔之宣和二年從童貫討睦州方臘遣子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破擒之定二州累遷檢校少保節度使眷遇亞於貫六年伐燕山爲都統以軍三十萬取易州屯盧溝河命郭藥師楊可世輕兵先趨燕山光世爲後繼契丹蕭太后密召四軍大王兵自暗門入藥師等驚駭墜城走光世既不至諸軍失援延慶軍聞亂而潰自相蹂踐赴河死者數萬女眞自是知王師不可用有輕中國心延慶坐削官久之乃復金

人圍京城延慶守北壁出戰有功及河淮敗虜改作金人
乘勝而來延慶因其疲遣死士五百擊破之及再犯
關改作至闕延慶守北壁城陷與子光國率眾開萬勝門
走百姓多從之遇虜改作敵戰被殺年五十九至其子
光世之貴贈太師虜改作敵歸其喪於光世葬之池州
濟王及中書侍郎陳過庭出使同伸懇告也
濟王及陳過庭出使同伸懇告也
開封府出榜彈壓
已刻開封府揭榜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內外放火殺
人虜掠財物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
業如違處斬又令人告報兩國各已講和向來所請
器甲卻令送納是日放火刼掠者猶未息金人三五
成羣下城刼掠或不逞之徒爲之前導亦有潰兵被
髮刪此二字僞裝番人者大抵后族貴戚王公大臣富商
巨賈之家皆遭其害
何桌回自金國軍前
桌回具道粘罕改作尼堪議和之語上意稍安又聞欲邀
上皇出城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不可辭朕
不惜一往桌曰陛下不可不一見之乃復遣桌詣軍
前

宣和錄曰二酋改作　堅欲上出郊親議和或太上皇帥
皇太子亦得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
且指帶以示曰事急有此而已
長星焰出東北角其長亘天四更乃沒
蔣宣李福邀駕出奔
遺史曰是日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
駕人馬等皆欲奪鄭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引衛
士數百人入祥曦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遮裹不是
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去那裏衆兵曰須與
官家奪得一路宣控馬扶上使乘內侍斥宣無禮宣

怒殺之上與大臣皆失色李福叩頭曰蔣宣非敢無
禮欲救官家於禍難中番人詭詐和議不可信宰相
內侍多是細作願陛下速決上命左右開諭因趨入
衆兵猶追之不已上復親撫諭之忽聽禁中喧擾衛
士有乘隙於禁中盜物者何桌孫傅以宣福無禮而
致亂乃令四廂指揮使左言捉作過衛士數十人送
開封府是日金人漸有三三兩兩下城剗掠者並不
殺人又軍兵乘亂恣行剗奪畧無忌憚士庶皆奔走
城東徙於城西城西徙於城東征行交互莫知所適
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自縊自殺者又有由

東西角門而入舊城者汴蔡兩河遺棄老幼屍骸堆
聚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布袍草履混迹
塵世雖貴戚之家皆泥土滿面而不洗拭衣裰絮紙
被取類丐者是夜四壁火光猶赤照耀城中
靖康後錄曰是日押橫門蔣宣班直盧萬率禁衛斧
左掖門上急下門衛士已於上側殺中官上方入祥
曦殿門蔣宣仗劍及之大呼欲護駕奪門而去乘醉
以刃壞御屏風卧於殿上衛士悉取御前及閤舍外
庫金銀器皿等分之有頃皇弟景王返走下殿王謂
宣曰我已得聖旨除汝團練使管殿前司便謝恩謝
恩訖以劍揮諸軍班直皆坐於殿廡聽候聖旨俄聞
譚世勣自軍前回報已通和宣乃率班直皆散
秦仔齎蠟書除康王河北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兵馬元
帥宗澤汪伯彥兵馬副元帥
中興日歷改作記曰是日有湯陰縣走騎報京城遣秦
舍人至是時京城消息久不通一軍皆驚王遣騎迎
之既到命藍珪審察得實引入乃武學進士秦仔授
忠翊郎閤門祗候而來曰此月二十日皇帝遣仔齎
蠟彈來拆徹衣以出之王命公裔破蠟得黃絹方四
寸許親筆細字知卿起義勤王可除卿兵馬大元帥

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後空處家中安樂無慮前日賜錢五千緡上讀訖憂形於色涕泣繼之後一二日先後至者七人蠟彈詔旨悉如前王問仔等曰金人圍城甚急正大雪皇帝御瑤津亭遣仔等請大王起兵入衛皇帝慮其不達故一日同遣八人乘閒縋城冒風雪犯險阻路中閒逢金人次第躲避先後由閒道渡河前來王喜八人皆到王出帥衙南望闕謝恩軍民大歡悅

建炎錄曰閏月某日大元帥劄子淮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齎到蠟封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報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兵馬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

二十八日己未何棄使於軍前

何棄至軍前所請上皇免出郊且言上出郊之意粘罕改作尼堪從之

二十九日庚申雪止旦日出其色如血

日色如血城中之人見者無不驚懼或以爲殺戮之兆皆憂洗城

始開朱雀門

巳刻朱雀門始大開分遣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皆
撅斷諸門慢道復於城外作慢道以鐵鷂子登城自
城破縱火燒甕城樓櫓三夕不滅
粘罕改作尼堪軍前禁不可殺人故無人敢犯其恣殺戮
者乃吾軍中人耳高后宅掠去婦女七十餘人左言
妻被虜以金百兩贖之東北一帶殺傷頗多乃黑衣
人城中不逞之徒有髡首易衣刪此四字改作僞爲番人而
剽掠者吏捕得之梟首通衢虜改作金人人見之曰此南
人治犯法者
三十日辛酉駕幸虜改作金寨

靖康後錄曰二酋改作帥欲脅上皇出郊詔曰大金堅
欲上皇出郊朕以社稷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
庶咸體朕意切務安靜無致驚擾恐或誤事故茲詔
示各令知悉
遺史曰是日昧爽有詔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生
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眾庶無致疑惑平旦上擁數
騎將出南薰門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曹輔張叔夜
留守彈壓駕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自
稱統制厲聲曰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公事
甚好且請安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

皇帝不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云已差人覆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凡駐駕一時久門扇乃開見金人鐵騎滿甕城中乃夾道擁衛而去至青城中途金人又奏云請徐徐行容爲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宮門外上欲下馬金人又云奏知皇帝請裏面下馬乃入齋宮側一小位中粘罕改作尼堪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相見又奏云不知曾帶破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寐不安是夜上宿齋宮初百姓父老見上出城爭持金銀綵帛往獻軍前自內門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車駕未回人情恟懼俄頃有黃旗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議和事未了畢朕今留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惑士庶讀詔還通夕憂慮

金人令數人居都亭驛爲承受劉定齎蠟書至元帥府催督入援建炎中興記曰劉定自京城齎蠟書至相州乃上親筆督兵定河北效用也頗知京師圍城事具言其危急之狀言頗切直或不悅之先是秦仔至論京城不可破至是定以爲必可憂兩說不同遂遣秦仔宣說

於中以安眾情而深究劉定之說與諸將識者議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校勘記

城內礮架及笓籬巴（架誤作駕脫及字）　都人洶洶（脫都二字）

又欲斧延和殿門（欲誤作有）　循城而南（脫南字）　身在西水

門之北（脫之北二字）　爲平南軍兵馬監押（平南誤作南平）　自城

破之後已見啟矣（已見誤作現）　乃改朝野僉言曰（此應連上作一句讀另行誤）　坐於明節皇后之門臺（一作坐於明節堂皇帝之門臺）　又

見張海張宏（又誤作入）　百姓請器甲（脫百姓二字）　乘勢徑造

御前（徑造誤作往趨）　左右扶上出朱雀門（出誤作北山）　及何灌

敗（何灌誤作河淮）　狂行交互（狂誤作征）　是日押黃門蔣宣（黃誤作橫）

及閤門外（門誤作舍）　王命韓公裔（脫韓字）　王讀訖憂形

於色（工誤作上）　僞爲番人（脫僞字）　士庶讀詔悉還（脫悉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靖康中帙四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壬戌盡四日乙丑

十二月一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遣蕭慶來索降表宣和錄並遺史曰上在虜（改作金）寨宿郊宮與二酋（改作帥）尚未相見遣使議事索降表上命孫覿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齎草示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以爲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屬作降表覿與吳幵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當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爲之於是覿幵與何棠共

草成之其畧云三匝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覿曰對屬甚切非卿平昔閑習安能及此使人齎草示粘罕（改作尼堪）罕意不可令其官吏同吳幵何桌數次改易粘罕（改作尼堪）抹去大金二字止稱皇帝又去大宋皇帝字止稱大金爲皇帝而不自書國號又改負罪爲失德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改爲寰海上悉從之長入祇候王嗣在上左右不知改易何語但見上注思殫慮軫動聖顏至是始定

中書舍人孫覿辭免待制奏狀云三十日臣等侍輦幸青城羣臣多以無馬不及往出門遇鐵衣數百各持一戟來道以衛至掖門宰執位越日淵聖面諭臣作稱藩一表臣以非本職固辭何桌曰更召執政待制同議羣臣莫肯對桌曰君父在患難而不顧諸君忍出於此耶淵聖變色臣頓首奉詔草表以往不合虜（改作敵）使別持一紙書來大率言海上請盟以至交惡詈數百言請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語稍加檃括以應之又不合復令別用四六引事實爲之淵聖

諭臣曰朕欲亟歸爾卿勿計空言可也稟亦不作遂自操筆爲之時有起居郎胡交修在傍知狀然使者五反而後定

靖康要盟錄載表曰背恩致討違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云云又孫覿辭免待制狀曰當狡虜改作金人連擾之艱值國家非常之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有喧公議請竄嚴科凡此誤朝誰爲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則一時信於翰墨以何尤

是日大雪極寒隨駕官吏不齎衣服夜坐待旦不設榻惟上所居稍温潔宰執以不臥地日得粟米飯少食之上在虜改作敵帳都人徬徨計無所出自拂旦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未刻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業無致憂疑迨晚又詔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來日入城與百姓共慶

兵馬大元帥開府

是日兵馬大元帥開府王服緋衣玉帶乃謂衆曰上賜以寵行者先是太上皇將禪位解所服玉帶賜上

及王出使上乃解以贐行

百姓詣南薰門迎駕

是日鬨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蔽路已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已乃宣取酒果申後韋壽隆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黃旗云和議已定各令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各用襟裾盛土塡馳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禱

金人來索劉晏等四人尸以骨還之

二日癸亥駕在青城奉表於金人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相見於齋宮

是早金人尚欲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方稱皇帝仁孝乃止粘罕（改作尼堪）先遣人用青氊裹齋宮鴟尾又屏壁上有畫龍處亦蔽以幃幕然後向北設香案乃請相見二酋（改作帥）迎於門上以表授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受之相揖而入御馬在前二酋（改作帥）次之遂入望香案下馬上立案前粘罕（改作尼堪）令人讀表訖北望拜者四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示變金人亦爲之蹙額繼而相賀午刻相見於齋宮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位遂各命坐二酋

改作帥 人材皆奇偉幹離不改作里雅布瘦而長獨粘罕改作尼堪應答琅琅宰相親王並列於庭酒三行首說太上次說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城中頗有擦城出者皆背棄君親不忠不孝之人何足恤也盡已令敲殺訖粘罕改作尼堪曰天生華夷改作番漢自有分域中國豈吾所據況天人之心未厭趙氏使他豪傑四起中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爲界仍許宋朝用大金正朔又曰兩國既和恐四方聞京城陷而生變請遣使撫諭本國當遣人送出地分上許之粘罕改作尼堪又云三太子見在西京衞護陵寢無他虞禮畢上以金銀十六擔縑帛五十床金玉帶各二爲贊又命左右出內府分賜可與臣下又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但留左右足矣駕隨興國相二太子送上馬上謙遜不遑遂不遑遂巡廊送出門外上馬金人以甲馬裹送往還又遣番官五人送入內宿於廟堂

駕自虜改作敵寨回宮

是日拂旦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官吏士庶復集於南薰門者肩摩袂屬尤盛於昨焚香瞻望者絡繹於

道俟駕人稍回皆云未必回申時忽有使臣馳馬而
來云駕回都人驚喜奔迎至晚駕入門父老夾道山
呼拜於路側老幼掬土填塞雪淖不須臾御道坦然
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衛或至熱頂燃臂以迎者不可
勝計駕歸纔及門士庶遥認黃蓋歡呼傳報一城奔
走山呼之聲震動天地皆攔馬首仰窺天表莫不惋
歎感泣涕泗横流不知其數上亦爲之揮淚過州橋
淚已溼帕殆不能言從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
如此亦皆驚嘆左右駭愕悽咽太學生迎駕上掩面
大哭謂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至宣德門始

能言嗚咽不已宣諭曰荷你百姓朕將不得與萬民
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至內前王燮鄭建
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按轡大慟俯身頓首情至不
勝百姓軍民皆大慟聲達禁中既入內士庶乃散閭
巷之閒人情恍然若再生

王嗣隨駕凡三日兩宿未嘗離左右至初二日二酋
改作帥猶堅欲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方稱皇帝仁孝
避戎改作兵夜話曰初駕幸虜改作敵寨也有長入祗候
乃免自三十日至初二日早左右並不與金人晤語
閒有立談者則左右主事人搖手不令交一言至此

然後交相慶賀云今是一家我出軍十二年矣不知家中父子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況國相二太子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與更戍迭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不出二十五日也金人供送上左右寢食皆如法並喫餛飩扁食乃金人御饍也進上御饍亦用餛飩餅餚裹夾之類內侍爭攫拿金人以手加額云爾罪過此食未曾供皇帝豈可食也

又粘罕改作尼堪幹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皆英雄自古云不在中國改作原必在四夷改作外國信然

兵馬大元帥府差置官屬

王命差耿延禧高世則參議官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黃潛善充大元帥府隨軍應副徽猷閣知信德府梁楊祖充大元帥府隨軍運使楊淵王起之秦百祥充幹辦公事藍珪康履黎棠楊公恕韓公裔充主管機密文字武顯大夫陳淬充兵馬大元帥府都統制伍軍兵馬敦武郎趙俊等中軍統制翼贊大夫劉浩前軍統制武顯郎張瓊左軍統制修武郎尚功緒右軍統制果州

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金國軍前致謝

上降旨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衆集於南薰門伺候指揮俄有金人十餘來傳令云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至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遠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使命傳報禮意似勤人情稍安

金人遣使致書請喚回康王

泣血錄曰書云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於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在河北可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但題云骨盧

刺史王孝思後軍統制

三日甲子駕詣龍德宮甫德宮

車駕詣兩宮安慰太上及太上皇后也

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闕

朝野僉合曰何桌初主議不割地既而守城事敗自

謂宗社將危後聞金人講和反傾意信之從車駕見

二酋改作帥割兩河地申降於虜改作敵可謂主辱臣死

之時也桌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

與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無恥未

有若此之甚者

你移賚勃極烈（改作古倫尼伊拉齊貝勒）大金副元帥書上先是康王出使駐於相州粘罕（改作尼堪）遣使持書來喚回朝廷乃議遣樞密曹輔行要盟錄曰是時朝廷使人每出金人必搜索蠟書上乃於曹輔衣襟用礬書詔以詔康王曰京城將吏士卒失守幾至宗社傾危尚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伺變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侯章齎蠟書至大元帥府催發勤王兵修武郎閤門祗候侯章自京城齎蠟書催發勤王人馬甚急甲子到元帥府王問章章對曰皇帝遣章等十人擦城北來趣大王領兵入援惟章一人得達臨陛辭日皇帝宣諭云康王辟中書舍人隨行可以便宜傳諭令草詔書可盡起河北官兵入援時夜入初更即令耽延禧草詔盡起河北諸郡官兵令守臣自將草詔成已夜分矣呼集吏列燭分寫翌旦行下四日乙丑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金人欲盡取府庫故先遣使來檢視府庫拘收文籍內藏庫者太祖皇帝時封椿庫太祖不忍燕雲之地陷於契丹以每歲用度之餘置封椿庫以貯之欲俟

貨財豐殖卽用賞戰士以取燕雲之地有詔誓子孫
不得別用後爲內藏庫眞宗皇帝有御制詩頒曰五
季失圖獵狁孔熾藝祖造邦基以募士毋暢侈心要
遺遺業子不勝茲何以成捷龍虎興昌運山河鎭國
都龜疇延寶祚鳳德顯靈符道盛堯咨岳功高禹會
塗九重方執象萬里定寰區凡七十二字每一字榜
引入庫中使人唯看逐庫字號方至五季失圖獵狁
孔熾卽止遽索馬歸又二日別遣使人來封閉諸庫
遂使燕人李縣丞坐庫中監般運提舉官內侍王若
沖同官吏役禁軍津般三日不絕
靖康遺錄曰粘罕改作尼堪遣蕭慶入城檢視府庫帑藏
悉皆封識旣封府庫卽居尙書省朝堂朝廷動靜悉
皆關白
大元帥府傳檄諸郡起兵勤王
大元帥府檢會已行詔書備坐傳檄諸郡仰逐州依
詔書守臣自將外載惟金人猖獗刪此二字再犯改作京
城攻圍未退君父憂辱臣子之心義當效死衞上矧
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

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
時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召募到土豪分擺地分
守禦外盡數剗刷宜兵精銳趫健招集强勇良家子
弟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仍不得夾帶老弱病患人
充數備辦犀利器甲鎗刀弓弩箭鏃隨隊附帶差得
力人如官兵以將佐部隊將押隊內選差如民兵以
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守臣更切措置糧斛輕
齎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人供億仍差官隨軍管押
置文歷分明收支及軍兵起程日借請外優與犒設
無致失所兼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四日提兵起發
相州前去過大河入大名府駐劄仰逐州守臣隨里
路遠近計程限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正月三十日
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指揮審度前進右劄付
知中山府陳延康遘知河間府黃待制潛善知冀州
權修撰邦彥知信德府梁徽猷揚祖知潞州王寶文
麟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
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闕知博州孫振知慶源府裴
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
保定軍高刺史公翰知廣信軍張刺史曉知濱州董
大夫誼知安肅軍王大夫澈知恩州知滄州知漠州

知永靜軍知清州亡記職位姓名皆闕之等准此上件劄子並
蠟封先差下使臣兵級翌日遣行計里地自遠及近
優給路費取閒道以行
乙丑詔書行丙寅檄書行
自此每隔日一番繼遣凡遣六番每行王親拊鄙曰
逐處得囘申來更轉一官資人人欣喜冒雪以行悉
達唯中山慶源二府破圍不得通
大元帥府招安到軍賊楊青常景
先是相州屬邑林慮縣天平山深僻險阻磁相閒豪
族數十家避地有軍賊常景有眾號四千人圍劫天
平山殺戮殆盡掠取子女玉帛占據天平山又有軍
賊楊青嘯聚號二萬人自衛濬直趨天平山破景眾
攘取所有仍占天平山爲巢穴下瞰相州景眾奔潰
稍集於縣郊王遣秉義郎曹端仁齎金字牌以禍福
曉青以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劄子招青俾率眾
勤王又遣修武郎陳恂齎金字牌以忠翊郎劄子招
景二賊聞命屈膝效順是日青以一萬人景以二千
人各來歸以親信百人自衛庭參王不設儀衛呼而
前慰撫諭戒以金杯酒賜之青以杯載酒股慄汗下
於是知王有將將之度矣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校勘記

夾道以衛（夾誤作來）宰執越位曰（越位誤作越曰誤作日）宰執以下臥地（下誤作不）集南薰門（集誤作守）梁揚祖（揚誤作楊）王孝忠（忠誤作思）朝野僉言（言誤作合）談笑終日（終誤作絡）耿延禧耽（耽誤作耽）官兵（官誤作宜）隨宜供億（宜誤作人）聽候指揮（候字脫）高剌史公翰（翰誤作朝）

靖康中帙四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丙寅盡二十二日癸未

五日丙寅金人索馬一萬匹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開封府
泣血錄曰金人移文開封府籍隱藏者全家並行軍法許
揭示自御馬而下並拘籍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許留
人告賞錢三千貫在京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許留
一匹得七千餘匹盡送軍前內侍班直禁軍自控納
之甚有愧色自是士大夫跨驢乘轎有徒步者而都
城之馬羣遂空矣

金人使八人入城

自此止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驛矣

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

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爲交地都提舉

六日丁卯金人索軍器

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士庶之家往往藏匿金人知之乃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軍法凡甲仗庫軍器以車輦去或用夫般擔數日方盡

七日戊辰開封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

使臣軍兵潰散未有所歸恐其作亂開封府乃散榜召募依舊收係支給口食於是稍稍有出者

軍器監奏收軍器

准尚書省劄子批送下軍器趙監丞奏劄子奉聖旨差官四壁招收潰散軍兵漸次歸復有郭京傳臨政等所招出戰之士盡是賊徒不逞浮浪之輩既不能出戰又不能守禦久費國廩致誤大事既已潰散又乘勢作過接熟金人相爲表裏刼掠良民披帶衣甲未有拘收指揮竊慮因而愈生不便伏望聖慈明降睿旨赦罪其元請器甲限三日送納如或違限隱藏

不依今來指揮許人告首并依軍法復取軍器監出
榜限三日送納其遺棄軍器多差人拘收所有民間
收到軍器並令自齎赴監送納如依所乞須至指揮
右出榜曉諭軍民戰士等仰詳前項都省批狀指揮
日限據元請器甲明限三日須管赴監送納如或隱藏
不依今來指揮日限送納許人告首以憑送所屬依
軍法施行
中書侍郎陳過庭防禦使折彥質出使兩河交割地界
金人請以大河爲界朝廷遣陳過庭折彥質割河北
河東地又遣大小臣二十員持詔而行

詔民間權住典雇人口
以散失者衆議訪尋逐慮隱匿者莫肯歸還也
開封府折還百姓金銀度牒
尚書省劄子吏部侍郎兼知開封府王某劄子今契
勘根括金銀充大金犒軍之物已奉聖旨許用茶鹽
鈔并官誥度牒給還臣今據數進呈取進止依劄子
奏付開封府吏部尚書正迪功郎六千貫承信郎五
千五百貫承節郎三千貫進武校尉二千貫進義校
尉一千六百貫進武副尉一千二百貫進義副尉八
百貫守闕副尉五百貫度牒一百五十貫紫衣五十

貫師號三十貫右榜使府已關牒東部等處等候逐處降到上件告牒別曉示齎鈔赴庫自百姓客人爲始仍以折納之數赴府庫自陳錢數不多者許同狀出榜市易務張掛曉示元送納金銀匹帛人戶等仰詳前項省劄各宜知悉

九日庚午遣使臣六人往諸路撫諭

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欲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甚厚仰諸帥守監司各令軍民安業仍先往軍前請號以行蓋粘罕改作尼堪在青城齋宮曾言及之也後竟拘留不發

金人索河北河東守城親屬質於軍中以待割地

金人恐河北河東守臣未肯割地乃取四十五處守臣親屬於軍以待分割地界了日送還又取蔡京童貫王黼張孝純蔡靖李嗣本等家屬二十餘家及李綱吳敏徐處仁陳遘劉韐折可久可求開封府唯命是聽其或在貶所或已出京者具以實告其見在者次第發遣之自是開封府召集團結大小繩列於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朝夕不絕

左言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彈壓衞士故有是命

十日辛未詔府庫所有盡犒賞金國軍兵

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自皇后家爲頭有能徑率先竭財犒賞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議優與官爵右已行差官徧行根括竊慮人戶未知尚敢隱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如前藏埋者並行軍法

軍前退馬羸瘦者督責甚峻

開封府揭執政以下科斂金銀榜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元帥府台令所科金銀綵段除開封府並四壁官科外今科定前執政選人校尉所納金銀綵段右劄下吏部閤門御史臺依科定合納數目火急多差人分付告示應合納官立便依數赴開封府納不管時刻住滯今劄付開封府照會拘催送納施行須至指揮前執政尚書承旨內翰開封共六員每員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綵段三十匹侍郎給事舍人諫議侍御正使承宣觀察使左金吾衞上將軍以上共三十三員每員各金十兩銀四百兩

十二日癸酉開封府揭榜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財物等

開封府揭榜示曰見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財以助犒賞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齎納竊慮爲見罪責致將金銀等藏埋右榜人戶將本家所有金銀表段竭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爲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知情藏寄人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爲陳告者與犯人同罪民情詢詢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率先詣開封府投狀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

十三日甲戌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詔追父祖官

開封府督責金銀甚急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官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官者甚眾又枷項幹辦使臣等號令於市

誅指揮使蔣宣李福盧萬

京師記聞曰先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城破時上獨坐小殿中聞報城破倉惶有殿班直指揮蔣宣等數百人挾駕曰陛下之危只在頃刻臣等願從陛下奪西

門出當以死衛陛下不爾即悔無及矣上曰汝等忠義可嘉但事不可知俟遣大臣探意若縱兵下城走亦未晚蔣宣俟定日除觀察使於是稍定殿班等遂入奉宸庫盜金寶器皿殺內侍梁揆等或以兵擊臆壁又斫會通門莫敢誰何今事定遂誅之

軍前索銷金畫匠二十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壺悉與之拘籍鋪戶家財

朝廷命開封府曹官使臣拘交引質庫金銀綵帛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

十四日乙亥大元帥起兵發相州

日曆記改作曰大元帥承御前蠟書促援甚急乃輒離相州入援或者以汪伯彥守相州嚴備且宜往相州假如虜改作敵人至必不可犯王叱之於是集諸將於世恩堂議入援之路秦仔劉定侯章請從濬滑徑赴京城諸將皆曰河冰未合濬州渡無船一不可也滑州即虜改作金人寨其次長源韋城皆大寨豈能徑往二不可也秦仔等曰以帛縑橫絕河中兵馬攀援以渡彼滑州韋城大寨可轉戰而南耳諸將曰虜改作人在滑帛縑在南岸者其誰維之借使半渡虜改作人斷維則何以轉戰而南戰士則可大元帥大王將如

何即轉戰不勝退安得帛縑復渡乎仔等不能對諸將欲回那洛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語之曰曷不徑趨澶淵諸將曰爲其逼李固賊改作敵寨萬一驚擾非萬全耳會孟世寧自北京遣人來投文字自元水鎮過猶欲二十五日起發耿南仲請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子城渡適北刪此字冰合可行乃定議然陰陽官選日劉浩爲先鋒領人馬南趨澶滑以疑虜改作敵騎又移檄大名府路帥司差兩將人馬分遣前去舊魏縣駐劄暨吾軍到岸之際庶幾防新魏縣虜刪此字寨之金人一將於內黃縣駐劄以防滑州虜刪此字寨之金人

大名府路都總管司差閻門祇侯孟世甯領兵二千屯內黃縣大名府路兵馬都監王彥領兵二千人屯舊魏縣乙亥進發

初相人及五軍止知軍行南趨湯陰由澶滑路至是出北門申刻次臨漳縣伯彥以相州及兼權眞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職事前一日交割與通判趙不試遂侍王行

王在相州也欲得近上宗室相親有兵馬鈐轄士居服屬最高故常同宿食至是士居常次王馬而行是夕宿臨漳縣大卿夏鯖宅火煙焰亘天或以爲奸細

放火以報虜改作金人耳眾甚恐王安卧帳中謂左右
無之已而果然使臣馳報黃河欲凍解王燃香禱於
天地河神
十五日丙子大元帥牒改作渡黃河中央删此二字
中興記曰十四日晚探者報黃河冰已解十六日當
立春乃黃河當拆冰上下震懼以爲宗廟社稷無疆
之休在此一舉是日五更楊清報元水鎮冰再合施
草布土訖王乘小車安然而渡大軍悉渡唯後糧車
過冰薄陷溺者十餘人使臣高公海馬溺於河既渡
三軍讙譟時久雪陰晦至王渡河皎日麗空陰雲解
駿紅黃雲擁日而行是夕宿元水鎮王坐帳中置酒
名耿南仲汪伯彥耿延禧高世則舉杯慰勞
津般諸庫絹赴軍前
初金人索絹一千萬匹朝廷至是盡撥內藏元豐左
藏庫所有如數應付河北積歲貢賦及浙絹南絹悉
令津般京師上四庫京畿保甲盡充般擔人三衙使
臣分地方監督然終日所般才數十萬金人擇絹不
堪者漬以墨水退換酋長删此二字怒曰大軍在此已欲
渝盟邪朝廷乃於內府選擇北絹之奇絕者方發行
避戎改作兵夜話曰金人索絹一千萬匹朝廷如數應

副皆內藏元豐大觀庫河北積歲貢賦爲之埽地如浙絹悉以輕疏退回而不敢重卻也又復易去凡十餘日遞般尚未盡京師上四軍盡皆執役三衙使臣盡皆分地監督每軍各執旗幟爲辦運肘揚揚然以爲已功訴其勞苦爭持交領照會來請食錢又復矜誇云獨我纔去便得收領並不退回殊無愧色

尚書省火

是夜尚書省火燒工部禮部將尚書省牌撅火中乃息

十六日丁丑太元帥至北京

中興記曰王宿於元水鎮也先鋒劉浩遣一騎兵齎狀申稱所統人馬至濬州值大河未凍先發丁順將前軍五百人濟舟至岸中軍猶未渡前軍逢胙縣鐵騎千餘人疾馳至滑州邀截斷我軍丁順將殘兵東走浩將中軍共二千人至濬縣沿河路回來追赴大元帥府聽侯使喚是日五更起發慮恐滑之虜（改作敵）騎追襲劉浩奔衝北來命不須發嚴飭諸將蓐食乃行是日雪霽所定程頓至某店早食不敢如約行由小徑遂與扈從庶傳相失王至村舍下馬村人爇草火爲王温酒炙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坐未久

村人有報旁近有三虜（改作敵）騎（此字改作騎）問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以過數日矣三虜此字改作騎以鞭擊鞍云失探失探王聞之卽上馬行申刻至北京是時乍晴師人多寒王呼諸將問邨且軍士見王躬擐甲冑上下馬無倦色每見軍士輒慰勉之故三軍皆如挾纊王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裘畀之又以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綠番羅戰袍幷縧以賜權知大明府張慤北道總管顏岐暨諸司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迎王歸於府治北京新遭軍變之餘人心不定王每出號令人心慰服是時京城圍閉又號令不通王軍在河北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北門天下甲陳四集取決帥府矣

汴都記曰是日立春朝廷送土牛綵仗往二酋（改作敵寨）粘罕（改作尼堪）不受曰傳語趙皇不用許多禮數金人陷潁昌府知府何志同先棄城走

遺史曰金人旣破京師駐兵城下慮有四方勤王之兵乃焚戮四輔州郡以怠援兵之心故分兵犯（改作攻）潁昌府知府何志同棄城遁走金人據其城根括金銀物帛鞍馬不可勝計又三日縱火殺人死者十七八遂屯於潁昌

別錄曰粘罕改作尼堪遣兵破潁昌府指揮兵馬不得入
韓琦宅至是百姓數千人皆入其家並免殺戮
金人送東道總管胡直孺知武勝軍張堯佐入城
先是應天帥胡直孺以東道總管領兵一萬來勤王
至襄邑遇鐵鷂子百餘騎一萬之眾不戰而潰直孺
爲金人所獲初張堯佐守威勝軍解潛與金人戰於
其境潛敗堯佐降至是金人送兩人入城中
金人請以知澤州高世由爲西京留守河東轉運使張
友極爲大金隨軍轉運使
金人在河東執高世由張友極至京城下至是請任

使之蓋示和議定不欲自專也初太原既陷分河東
爲兩路置安撫使以治之嘗命友極爲河東隆德府
路經畧使者是也
僉言曰粘罕改作尼堪令朝廷出敕以高世由守西京張
友極爲大金隨軍轉運使催督畿甸民糧以餉軍
十七日戊寅再免公私房緡一月
再遣割兩河地界使臣
先是金人欲再遣大臣督割兩河地界朝廷遣陳過
庭而金人拘留至是日始遣復增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庚辰督責金銀委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根括

朝廷以金銀之數未敷督責甚峻仰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見捕輸納徵數踰限者根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使婦人封邑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評直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十二貫銀一兩準二貫二百文榜諸州縣鎮公使曾遣在京買賣變易到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肆居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戶主並許告陳知情與同罪隱匿並依軍法又榜示自宰執已下應曾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辛巳散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金銀

金人掌受納者求瑕指疵動輒退易金不甚赤銀不成蜂窠段子薄皆不用至毆擊使臣意欲賂送官吏多以大蒜沙糖鍼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壬午毀官屋賣薪以濟民

民乏柴薪上憫念之乃令四壁毀官屋置場委官賣柴以濟其闕先是十六日上遣人語二酋改作帥欲開諸門令細民樵採自給粘罕改作尼堪不許曰但令折屋燒虜改作敵薄城以來每夜或日晡柵中皷聲四發及

得城後擊於城上謂之平安皷城中牆屋皆震聞者不聊生自是閒一擊之不復如往日矣

二十二日癸未大雪詔軍民樵採萬歲山竹木

是日大雪盈尺上念細民之失所降詔曰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由是百姓爭往焉以千萬計多爲軍兵擅之

知信德府梁揚祖以兵至北京

梁揚祖自將五軍以武義大夫張俊武翼郎苗傅范實武功郎祁趙從義郎蓋淵統制一萬人自信德府起發至北京王撫循周至徐問揚祖曰諸將誰最得力揚祖曰張俊最得力金人數至信德府城下俊出戰屢捷王擢俊爲大元帥府統制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二終

所有郭京傅臨政等脫所字 逐處隱匿者處誤作慮 請號

以行恐四方隔絕日久未免惑疑原脫恐四方十一字 守臣親

屬質於軍脫質字 內翰誤作朝 竊慮未見罪責未誤作爲

卽日除觀察使脫卽字 諸將曰虜人在滑脫諸字 失火

煙焰亘天脫失字 謂左右曰無之脫曰字 投牒黃河中

央脫投字 上四軍軍誤作庫 各執旗幟爲辨意氣揚揚辨誤作辦意氣

誤作運肘 爭持文領照會文誤作交 衝斷我軍脫衝字

天下甲兵四集兵誤作陳 又詔毀神霄宮脫宮字

靖康中帙四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盡二十九日庚寅

知磁州宗澤以兵至北京王循撫如信德府王諭澤宗澤自將二千人至北京

供副元帥職事

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監書藏經蘇黃文及古文書資治通鑑諸書

金人指名取索書籍甚多又取蘇黃文墨蹟及古文

書籍開封府支撥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鋪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至興仁府訪尋康王
二十三日知興仁府曾懋申大金軍前差簽書樞密
院事曹輔前來本府訪尋康王所在并錄白曹輔所
傳蠟封皇帝手詔言金人已登城斂兵不下見議通
和卿等領兵未可輕動恐徒誤國并樞密院劄付礬
書大金以通和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
近三五程閒駐劄候師退日放散
朝野僉言曰初二日酋改作敵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
康王使者傳云聞康王已占據河北之地恐河北州
軍恃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已懷廢立
之意而朝廷大臣無有覺悟者何桌奏上乃遣簽書
密院曹輔由京東詣河北迎康王何桌令人於曹輔
衣襟上以礬書爲詔以遺康王爲朝廷人每出金人
搜索文字蠟書故以礬書帛入水方見曹輔東至曹
州見守臣曾懋說大金已登城講和斂兵不下曾懋
詰曹輔曰虜人貪暴變詐豈有刪虜人至此八字改作敵既登城下添豈有斂兵不下者乎公等家屬必爲所虜脅之使爲
此言輔乃裂衣襟令懋看以達元帥次借州印以發
四方撫諭文字數日取曹州守臣軍令狀回稱不知

康王所在金人軍前復發入城
二十四日乙酉粘罕改作尼堪幹离不改作里雅布遣書來索金
銀表段犒軍書榜示於市
朝野僉言避戎改作兵夜話曰骨盧爾移賚勃極列改作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
皇帝提師遠涉惟賴金銀犒設軍兵近日差官入京
城檢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匹於內
准備取犒賞所須一千萬匹今來承示披尋深意恐
似有妨取索假以爲辭於理未安初破城時本議縱
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於犒賞諸軍議定合金一
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不限官私早望依數
應副見在府庫絹雖見有餘唯取所須之數金銀段
子亦依所須之外亦必不取累承示諭金帛豐耗驗
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冀亮悉無多浮辭專奉書啓達
不宣謹言榜曰今備錄到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
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犒軍金銀
表段自當竭力應付除內藏元豐庫及龍德甯德兩
宮御前皇后閤皇太子宮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
目外大段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
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匹兩已上盡行

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
余大約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佩
受納王琮葉份管西壁李禱受納張著胡恩管南壁
井度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與受納官秤
數交割大金軍前如敢隱匿仍許諸色人告以一分
給賞雖奴婢告主亦不坐罪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
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

張憨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

憨爲河北都運使充隨軍應付忽准告除延康殿學
士知大名府難以隨軍乃差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
隨軍應付仍日下隨逐副元帥宗澤前去開德府
知洺州王麟以兵至北京

王麟自將一千人至元帥府自陳母老無兼侍又以
疾謁告乞還守洺州王語僚屬曰麟有異志耶卒許
其歸以麟所部兵撥隸副元帥宗澤後聞麟歸洺金
人至以城降爲軍民所殺並及其家

識

榜云應被討虜去失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
物贖者並會於東西塔院同詣尚書省陳狀前去俄

頃西塔院會集者無慮數萬人官司以人多難遣遂收榜不行人各散去是日金人來叫醫甚遽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苦目疾詔以翰林醫官視之

金人圍相州

金人知大元帥在相州乃遣人圍之自京師取汪伯彥男大理寺丞汪似壻都水監承梁汝霖丙戌至城下要議割地是時主已駐於北京聞金人圍相州也曰非耿南仲擇十四日離相州則將若之何南仲曰此天誘臣衷方以功業授大王臣何力之有焉初王在相州也都郡有乞召募民兵者不已上書轅門往往乞空頭官牒以自圖利相州有鶴壁村田氏南平李氏平羅蘭氏皆大族依山設險保聚居民至有作院造軍器作釣橋壘石爲城以守禦者或建議若招致民兵可得數十萬人南仲與汪伯彥等議遣巡尉齎幣帛酒禮等聘之既至皆補官又以空頭官牒數百以往王從之王離相州日無一人至是金人圍相州諸姓皆受木牌子從僞改作敵矣許百官乘轎

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勘會百官馬既行根括殆盡不可徒行今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轎子

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門右劄付開封府出榜曉示者

天寶寺火

是夜火燒天寶寺沿燒居民五百餘家○舊攷云泣血錄作火燒天寶寺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丁亥詔鬻爵及僧道紫衣師號

根括金銀甚緊急尚慮士庶之家隱吝不納乃詔鬻爵開列官爵價值募人承認及僧道紫衣師號等無有應募者

金人入國子監取書凡五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七日戊子金人遣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而去

先是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爲金人邀詣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以北行告歸治裝還寺沐浴登坐別衆坐化人甚異之虜改作敵遣二十一人持香入相國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金使登樓閣移時而去或爲守一而來

副元帥宗澤軍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澤領所

王命副元帥宗澤軍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澤領所部磁州軍民之兵二千洺州軍兵一千揚言康王在軍以都統制陳淬統制前軍先鋒統制劉浩改差充

副元帥前軍統領右軍統制尚功緒改差副元帥下
左軍統領各將帶本部二千人起發後一日以常景
充副元帥下右軍統領將帶本部二千改差王孝忠
充副元帥下後軍統領將帶本部一千並於開德府
駐劄
二十八日巳丑金人索劉晏四人賻贈銀絹各五百匹
兩
先是金人索四人之尸以骨還之至是索此賻贈
知博州孫振領兵二千至寇氏縣知深州姚鵬領兵二
千至館陶縣

孫振姚鵬各具申帥領軍民兵迯遷前赴帥府王命
振鵬前去濮州駐劄
呂剛中呂時中以募兵侵欺不實送宗澤自效
日曆改作記曰初京城未陷時有進士何烈者爲監察
御史張所謀於朝廷遣呂剛中時中兄弟二人潰圍
出城齎蠟書往河北招兵效用王在相州日剛中時
中過相州王取所差劄子帛書觀之乃言委剛中時
中兄弟起兵不屬元帥府節制所給錢糧其末云招
集民兵保義郎閤門祗候呂時中提領監察御史張
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桌更携御前降到權貨務兌

便鹽錢空頭關子三十萬緡王笑而遣之

剛中洛州人應武舉緣京城圍閉獻陳募士徒爲文具至是方到大名府城下狀申帥府前去稱洛州召募到義士一萬人部領前來已到館陶縣劄寨契勘元朝旨召到人州縣應付錢米每名日支米二升鹽菜錢三百文節級米三升錢五百文部轄使臣米五升錢七百文乞判送大名府出給歷頭據人數批勘王指揮剛中所召募義士仰日下部領至城下駐劄密使人伺察但有五百人其他以諸山寨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爲虛數詐以批請實無其人問所携權貨務關子所存無幾送剛中時中下大名獄委張慤推勘根究要見官錢下落實有侵欺屬金人犯開德曹濮等州遂以剛中時中送宗澤自效

二十九日庚寅詔許民毀折萬歲山屋宇爲薪

泣血錄曰是時天寒多雪上念軍民之不易且恨朱勔之屬勞民力而運花石也詔樵採花木與民爲薪應班竹紫筠館丁香障酴醾洞香橘林梅花嶺瑞香苑碧花澗翠雲洞等百餘所及奇怪松柏檜木橘柚花柳一採殆盡至是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軍民奔赴互相攘奪先是城陷日金使八人常留宿都堂議

事詔以從官伴之是日金使方食而軍民毀拆絳霄樓敲側喧呼之聲聞於遠邇又有蹂踐墜壓至死者坐客棄筯而金使問其故或以實對金使笑曰使民相爭則強者得弱者失兼又墜壓致損人命何爲不官拆以散之伴食者唯唯無對丁特起曰嗟乎聖天子屏去園囿之觀縱民樵採可謂盛德而奉行之吏曾無經畫欲利於民卻因而反害之取笑於夷狄（改作敵國）是可歎也

大元帥發北京

日曆（改作記）曰先是王聚幕府僚屬議所向宗澤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曰金人數十萬眾聚京城下周圍四壁各把定要害自開德府之南四十里曰衞南縣至京城下劉連珠寨常遣人硬探水泄不通吾軍除過河五軍保衞大王外續收纔一萬三千人其間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如何徑要解圍事須量力只今未說解圍且先安泊得大王去處穩當然後促河北所檄諸郡及檄京東諸郡人兵俟其皆來會合以當東北面更檄宣撫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以當西北面約日俱進聲援相接乃可解圍況金人河上絡繹往來開德不是大王安泊去

處大名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發數頭頂軍民之兵前去與仁開德府濮州諸處屯泊大王安泊去處大王往東平府措身於安地身安則國難可圖耿南仲延禧高世則等無異論更召諸將問之諸將亦以爲然王遂議往東平府先遣副元帥宗澤往開德三日發五軍皆盡庚寅王遂進發楊青代劉浩爲先鋒統制是夜宿於大王寨是日歲除物價翔貴市店皆閉鄉民無食凍餓交橫

是日王在党忠薛廣祝進等擾於京西河北

幼老春秋曰京城失守禁卒潰散有自萬勝門出得路而逃者皆羣聚刼擾州縣有王在党忠共犯隨州官吏居民皆棄財物於道路奔入大洪山奔走不及者皆爲在等驅虜而去在及忠驅虜未盡者有薛廣繼至隨州刼掠罄盡在焚隨州又虜强壯爲兵會祝進犯德安廣擾郢州漸入復州界中往來於隨州德安之間王在党忠薛廣皆班直祝進乃郭京之部曲也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三終

大金已通和（已誤作以）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且一作令）

爲朝廷使人每出（脫使字）今承來示（誤作今來承示）恐似有妨再索（妨應作防再誤作取）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脫合字）衣絹數不限（脫數字）余大均（均誤作約）汪似瑣（瑣誤作堉）是時王已駐於北京（王誤作主）平羅蘭氏（蘭一作蘭）所給錢糧（一作所給軍前錢糧）欲差發數頭項軍民之兵（項誤作頂）往來於隨州德安之間（間誤作問）

靖康中帙四十九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賀太上皇於延福宮
幷詔百官僧道出南薰門赴軍前致賀二首 删此二字
遺史曰是日有旨令百官僧道往軍前致賀粘罕 改作
尼堪傳令止絕之舊制正旦日朝會車駕坐大慶殿諸
國使人入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
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緣諸
州進奏官各執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

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
金帶如漢儀大使拜見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
肩爲一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幞制服緋
窄袍金蹀躞皮靴又手展拜高麗與南交州使人並
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匹帛纏頭散披其服于
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帶並妻男同來乘駱
駝氈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瘠纏頭緋衣上織成
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椎髻烏氈並如僧人禮拜入
見旋賜漢裝金襖之數更有眞臘大理等國有時朝
賀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

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番國在瞻雲館懷遠驛唯
大遼高麗就館賜宴是歲圍城中遇正旦而命親王
就虜改作敵帳中致賀都人傷感繼之以泣
濟王景王詣金軍賀得金銀數斛以歸
粘罕改作尼堪遣其子眞珠大王同使人八人入內賀正旦
二日壬辰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拜先聖
是日諸酋改作敵營受內金銀表段據南壁根括官
徐秉哲根括高傑高仲家收藏
昨蒙聖旨根括權貴之家金銀表段據南壁根括官
陳著押到高仲家女使劉梅壽先將金銀令幹當人

劉均兩次押往兄高傑家收藏本府遂差人勾劉均
出頭其高伸卻與兄高傑穿執親來本府庭下高傑
係金吾衞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
厚恩不可勝計今將倚恃官高庇護幹當人卻各乃
親自出頭抵靠實恐難以集事伏望特賜指揮施行
奉聖旨高伸輒至公庭有虧臣體高伸落職高傑降
充左衞率府率

三日癸巳兵馬大元帥次東平府

王以正旦過華縣宿陽穀縣二日過景德鎮宿迷魂
寨至是到東平府本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黃潛
厚轉運判官閻邱陞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
夾道駢肩驩呼之聲溢滿城市

四日甲午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

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

詔曰救某州守臣某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
盡得河北河東永固結好雖卽時應許遣聶昌耿南
仲前去交割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自大金
臨城堅守禦敵終至失守出城歸款所有重兵雖不
下城猶稱只候此交割州軍撫定了當然後收斂仍
取了應合交州府官員在京血屬執質只候撫定了

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石州种廣○舊校云一作种廣秩云一家屬送過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款遣回不用足知其餘家屬才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堅守未降足認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下若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社稷之禍豈如早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本土人民外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客旅人等元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猶不能保若汝等不務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亦必不保愼毋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日持此詔之虜改作敵寨中泣血錄曰金人遣使迫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庭往而兩河守臣人民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累日才得石州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詔諭南京

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諭使臣齎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既到是日詔云敕應天府守臣等忽覽來奏知撫諭詔書已到又知南京蒙大金更不攻打喜極出涕所須金

銀匹帛當竭力應付一匹一兩不可存留根括官吏
民庶人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京城見今收拾犒軍
務在馨竭近詔書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
亦可以此意曉諭官吏民庶勿更執迷恐誤大事南
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匹
五日乙未大元帥命官往祀岱嶽
日曆改作記 日王念二聖久被圍閉涕泗懷憂乃命官
往祀嶽廟祈禱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改作祝
詞曰伏以國逢災會諒冥數之難逃神有威靈冀隆
仁之垂佑念當艱棘遙發誠忱望峻極以傾心罄虔
恭而歸命伏念宣和盡弊失在於驕奢靖康鼎新方
崇於勤儉乃登位之未幾忽金兵改作敵騎之大來初通
和好之情終肆貪殘改作攻致之性改作禍圍今則金湯失
險社稷阽危君父何辜橫罹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
鉏係虜改作纍成羣去作他方之鬼逋逃遍地皆爲失
業之民雖幸免於刀兵亦必塡於溝壑況乃刻深之
巨禍發於隱伏之姦謀不忍言揚空成涕隕措躬無
地請命於神伏望昭鑒俯臨靈慈下逮眷皇朝有積
累之舊念嗣君無侈汰之愆平時康樂之民率多良
善中間知謀之士不解薰修家一槩而死亡情詎勝

於哀痛況今首尾已歷冬春尚或交兵未罷願察幺
微之懇特垂救護之仁使金虜（改作人）生知足之心不
爲已甚庶趙宋以無疆之福復見太平

七月丁酉雨雪

天寒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人馬皆不可行

八日戊戌何桌使軍前還尚書省揭榜

何桌使軍前懇粘罕（改作尼堪）乞減金銀表段粘罕（改作尼堪）
不從既歸尚書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
銀表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須之一專
遣右僕射何桌躬諸軍前懇告乃怪問謂京城人民
衆多必有隱藏欺誕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以爲報
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官急行
根括御史臺催促覺察自宰相以下未納金銀指名
督責是時根括金銀益緊御史臺置歷抄上自宰執
已下未納金銀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
括所司勾呼禁繫枷栲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
行訊栲枷項促催者相望於市人不聊生

九日己亥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宮

宣和錄曰是日朝太上皇皇后偕至置酒食甚欣然
不及次日遂有出郊之意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

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遣高尚書持書來高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亦不欲出郊而何桌獨以謂必須出上信之桌因歸都堂自草敕曰孫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軍前時何桌自謂折衝有術對虜改作金使歌曰細雨共斜風日日作輕寒左右及虜改作金使皆笑久之遂出手詔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徽號爲辭

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來請上詣軍前云農務將興及徽

遺史曰金人遣使來請上詣軍前云農務將興及徽號事須當面議之乃降詔曰朕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徽號咨爾眾士各宜知悉

封氏編年曰吳革見詔謂親信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見星乃見宰相何桌曰此度駕出必墮虜改作敵計願相公奏上勿出桌曰二太子邀駕無他祇爲要上加金國徽號必不留也革曰虜改作敵情難測烏足取信桌懦怯不知所爲戰掉失色而革言終不見聽乃請於樞密院張叔夜孫傅乞奏二人雖入面奏而業已議行矣

十日庚子車駕再幸青城軍前

遺史曰上出郊以皇子監國以孫傅爲留守尚書梅執禮副之識者謂鴻門之會豈可再行也哉是日士庶僧道往南薰門候駕迨晚榜示詔云朕出郊議加徽號事爲諸酋（二字改作敵營）諸將未集來日回內仰居民安業

孫覿狀曰正月初九日二酋（改作帥）致書請上出城議尊號何桌面奏宜如書十日復幸青城舍親王位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羣臣相顧失色蕭慶諷李若水留官吏三百人餘悉遣歸故人多放還者於是虜（改作金）人以數輩持兵守閽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燃薪擊柝傳呼達旦上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

上之再幸虜（改作營）也何桌曹輔吳幵莫儔李若水諫世勣司馬朴汪藻孫覿扈駕從行上至青城舍於端成殿東廡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床而寢何桌已下皆置之別室上之出也人無知者忽見榜示言駕詣大金軍前議和上徽號仰軍民安靜不得扇惑眾大駭時上已出矣中外莫不寒心

靖康遺錄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無如之何粘罕（改作尼堪）催迫逾急頻數號令欲縱兵入城百姓輒

驚不安其室上以問蕭慶答云此事須陛下自見元帥乃可了畢會粘罕（改作尼堪）亦遣人來請再相見上疑番賊（二字改作敵）見欺意欲無往而金銀不足恐其縱兵不得已乃以皇太子監國樞密使孫傅爲留守密謂傅曰我至番（改作敵）寨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名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餘人擁上皇及太子潰圍南奔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遂以初十日駕復出何桌以下皆從既至青城粘罕（改作尼堪）不相見上於前所居舍內嚴兵護守靖康別錄曰虜（改作金）使請上詣軍前加金主徽號先是都堂集議加虜（改作金）主徽號曰繼天集統賂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振武光聖皇帝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謂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時爲太常少卿草定冊文去冬遣馮澥等充奉冊寶使及河虜（改作敵騎）大人乃還至是遂親上之

上賜河北軍民手詔

宣和錄曰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自卽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尙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

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
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
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又欲使朕南
遷王室見今頓兵京城終不退歸朕上禱皇天未之
震怒下告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
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
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
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番夷改作人各宜自憤抱
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
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爲號保守疆土使子中
國不失於番夷改作人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共享
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宣此至懷

上自軍前降御筆令王若沖邵成章衞護皇太子赴宣
德門議事

十一日辛丑駕在青城尚書省揭榜爲金銀匹段數少
聖駕未得歸回

遺史曰士庶僧道雲集於南薰門俟駕回午漏帶御
器械王宗沔自御前回俄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
大金元帥因金銀匹段數少聖駕未得歸回事屬緊
切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金銀匹段火

急盡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隱藏人依軍法人
心惶惶不安尚書省榜奉御批果見今高尚書傅元
帥臺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留車駕在此俟見足數
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具所有數目明批上歷限
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顧惜隱藏卻因搜檢告首發
覺便行軍法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等
僧道技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戚里醫人百姓老娘
諸行頭彭端等公吏會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
大小園子會在行幸局祇應人內侍楊戩賈蒙等下
勾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會經隨輦官

兵級內東門司如嬪並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幕
士等各令知悉士庶見榜以駕留虜寨改作金營隨坊巷
集隊伍哀聚金銀獻者不可勝數朝廷將大內器物
並龍德宮諸王所用之數悉將以獻自宣德門至南
薰門軍民運金銀器物者接踵數日百姓各以扣書
其姓名用木床羅列而獻至充塞道路王御帶傳道
聖旨大金元帥甚怪金銀綵段數少朕再三懇告云
京師居民甚眾必不止此仰開封府尹告示戚里權
豪士庶各體朕意日下分頭差官根括事體緊急許
卿便宜行事開封尋差下各廂家至戶到店客戶倡

優戶例皆攤認一城騷然自是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呼百官豪富之家捶楚催督哀怨之聲不忍聞矣

宣和錄曰是日虜改作敵減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以欲上虜酋改作金主尊號故也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直學士院孫覿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八人分居青城齋宮別室朝夕起居如儀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樸留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軍中上通謁二酋改作帥不見禮數迴異於前上不勝憂懣

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自將本州人一千人號二千人前來聽候指揮

奉王旨即日劄子仰下疾速取便路前去開德府駐劄聽候元帥宗澤節制

十二日壬寅駕在青城金人索上元燈

道路相傳二酋改作金人城外作上元節觀燈凡在京師御前及諸寺觀正店皆赴府納燈街中般擔不絕又取景龍寶籙宮當年放燈金珠琉璃纓絡燈諸翠羽

飛仙之類悉赴軍前自月初至此一日之間寺觀宮
殿所有上元燈飾征求殆盡
十三日癸卯駕在青城樞密院編修官胡珵書畧言優禮我寡君
覺民上粘罕改作尼堪書
宣和錄曰樞密院編修官胡珵書畧言優禮我寡君
則庶民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
學生余覺民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太學諸生數百人
泣詣南薰門上書於大金元帥言辦金銀事乞車駕
還內朝廷大臣陰以兵攔截又厲聲云諸生不可恐
致生事遂出榜曉示凡有詣闕上書者須用樞密院
令齎達於是諸生憚至懷書至樞密院轉達彈壓官恐生
變止之
靖康小錄曰是日王宗沔同番使入門且語且泣都
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
莫知所爲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鄆官押御
前冠冕赴軍中而金人有文字須要至上前呈過方
赴軍中交納郎官出門至上所居幕次日已曛暮於
簾外起居上初不知自持一燭揭簾問卿何人郎官
以實對押冠冕至此上曰卿曾晚食來否答曰臣未

曾食上曰宰相幕次去此不遠卿可往就求晚食如無睡處卻來此睡其人晚食復來上曰朕渴欲飲水遂指水所在處使往求之既得上令先嘗然後取飲上所居止有榻上有氈二番前有小杌子二隻止有二綉坐子蕭然獨處而已郎官親見歸以告人聞者痛心

知河閒府黃潛善知廣信軍張皥知保定軍高公翰知覇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澈各以本州兵至大元帥府徽猷閣待制知河閒府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司人馬一萬三千知廣信軍張皥二千五百

知保定軍高公翰二千五百知覇州辛彥宗五千知安肅軍王澈二千以高陽關路副總管楊惟忠爲都統制赴大元帥府王慰藉温厚人人感悅

十四日甲辰駕在青城留守孫傅取上皇聖旨括諸王公主宅金銀宗廟供設祭器等悉取之又令御史臺置籍記宰執百官不斂納者罪之

靖康總載曰是日有王文昌致書遍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之家今天子蒙塵於野亦爲金銀表段不斂數目使金國藉口公等爲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

出盡納於官況金國攻破京城幸其斂兵不下當時若使縱兵大掠則子女玉帛皆爲所有加之困在圍城以糧米爲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使遷延歲月使城門不開雖欲售之亦無所用今公等猶守既破之城惜已棄之物又何愚昧之甚又況平日所爲貴戚者素無殊勳止緣寵幸世襲封爵爲官吏者亦有無材術濫叨祿俸倚官營私恣行剋剝爲百姓者欺罔嗜利競較錐刀以取豐富反使賢能有在下之歎善良受飢寒之苦此天假金人取之若不反自痛責由貴及賤各出所有以已率衆大謝上天變咎尚循故態徒爲文具萬一金國發怒悔之何及蓋聞智者先事而慮願公等上念君父數見勞苦於外而下念爾家屬之命轉禍爲福輕財惜生無自取戮況今朝廷見行推賞又許事定開門各償價值公等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不將出耶果盡數赴官更無隱匿至未數數文昌卻願以一身詣金國軍前以實告萬一不從文昌當爲公等論列利害雖鼎鑊不辭望公等聽之無忽

駕前夜召孫覿等賦詩

中書舍人孫覿辭免待制奏狀曰十四夜中貴人劉

當時傳旨名臣臣亟往方進晚餔何桌侍傍命臣坐賜以卮酒上輟食語臣曰卿作郎事詩須用三百字臣言車駕未有還期臣等憂懣無聊而三百字非立談可辦容臣退思以候他日桌曰聖情不悅羣臣當有以娛侍帝者賦詩不足辭上曰以露字爲韻而內侍輩持燭操筆研摘紙趣臣應詔臣不獲已以絕句一首詩成進御又令賦同字一篇上大悅復賜臣酒仍名馬澥曹輔吳幵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羣臣見歸同二韻益悟聖意所在不覺歔欷鼓三通劉當時裒集臧去臣等拜辭以出繼此二首改作帥遣使須求凡上所不欲見之書札者必遣臣密諭孫傅凡六七遣矣

呂本中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桌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覿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韻覿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賊改作敵帥酋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爲虜帳因摭此爲名遂遲留車駕

十五日乙巳駕在青城遣人傳榜曰

泣血錄曰榜曰傳聖旨軍中供帳膳羞皆如法宰執

從官次舍皆溫潔禮數優異只緣金帛數少商議未
定仰即速催促務要數多一二日間必定駕回保無
他事恐兵民憂慮故茲曉諭各令安業務要甯靜不
得喧擾以民情頗動故有是令又曰是日陰雲四垂
家家愁苦著作佐郎胡處晦作上元行云上元愁雲
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
舞葡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
憂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
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睹名臣繼嘉祐
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羣公神龍合在九淵

卧安得屢辱蛟虵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
帝力毛遂錐不處囊中遠慚趙氏厭養卒今日君王
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
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虧東北
角（删又曰至此二百零九字）

二酋（改作金人）請車駕劉家寺觀燈

遺史曰金人索元宵燈燭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
燈粘罕（改作斡）尼堪（改作斡）离不（改作）里雅布張筵會召教坊樂人大
合樂藝人悉呈百戲露臺弟子祇應倡優雜劇羅列
於庭宴設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潰百萬之禁旅

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七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四校勘記

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服誤作儀）短小樣製（誤作幞制）皆叉手展拜（脫皆字）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脫番字）旋賜漢裝金襖之類（類誤作數）更有眞臘大理大食等國有時來朝貢（脫大食二字來字貢誤作賀）夏國在都亭西驛（脫此七字應在都亭驛之下）高麗在大梁門外（脫大字）或懷遠驛（脫或字）是日諸酋受納金銀輸納不絕絹已畢數（此條應提行不應低一格）卻與兄高傑等就親來本府庭下（等誤作穿就誤作執）降充左衛率府軍率（脫軍字）過華縣（一作莘縣）在京血屬爲質才便撫定了日放歸（爲誤作執才便誤作只候）足諗勤王保衛社稷（諗誤

作認 除本土人民外脫除字 人等各官誤作客官 元係河南各官軍民客旅
兩金下應有關文 元許放還脫字 去作他方之鬼方應作鄉 末由罷戰末誤作未脫由
字戰字 願察幺徼之懇一作幺麼 持兵守闇禁呵人禁呵人誤
作謹何 外向以鐵繩維之向作面 累見高尚書傳元帥
臺令累誤作果傳誤作傅 司馬朴誤下同 有郎官押御前冠
冕郎誤作鄒 亦有無材術有字衍 至上元請帝觀燈至誤作放

靖康中帙五十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丙午盡其日

十六日丙午駕在青城進士段光遠致書於金人乞回車駕

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獻於大金元帥軍前

僕嘗讀左氏春秋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作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歎竊謂非賢人之傳誰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

禪奄有神器爲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
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爲郡縣殊方絕
域皆爲隣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
德深厚方之他國惟大金皇帝爲然比年以來本朝
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撓權不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
心罔有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罔上蠹國害民
靡所不至姦臣可誅士民可弔事一至此則弔民問
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恭惟大金皇帝舉問罪之
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宗社
再安生靈復全深厚之德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
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民悅服夫如是則親仁
善隣曷以加於此哉先時枉駕鑾輿爲民請命重蒙
金諾與國通和常謂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
辭哉宵肝焦勞不遑寢食官吏根括急於星火竭帑
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
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
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於朝號泣呼天
而痛君之民滿於道仰望恩慈再垂軫念冀聖駕之
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於
此哉伏念光遠草茅寒士沐浴膏澤涵養聖涯陰受

其賜於茲有年才疏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於外僕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甚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之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申忠義激　切之誠干冒威嚴仰期垂聽俯賜矜憐無任哀懇不宣

金人逼劉韐受官韐死之

劉子羽言父死節曰亡考自宣撫使被召十一月十五日到闕十六日引對時已報金人渡河即有旨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城下盛陳攻具爲必取計亡考遍歷京城知城大難守兵懦不可恃四方未有援師力於上前奏事勢危急須於虜改作金人未攻城前遣使議和一面除康王爲兵馬元帥檄天下入援上深以爲然十一月十八日聶昌出使除亡考都大京城四壁守禦使繼而唐恪宮祠何桌拜相力主戰議以亡考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亡考誤國搖民落職更降五官宮祠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何桌出兵幷遣郭京領兵自陳州門出戰失利虜改作金人乘勝遂陷南壁二十八日召亡考至內東門宣諭亡考謂不從卿言乃有今日何桌誤朕二十九日從駕出都至南薰門十二月初二日駕自南郊外

歸初三日有快行家親事官來宣亡考至內東門云
已有旨差往軍前充割地官初五日早出門後知虜
改金作人以亡考知眞定府有聲來取到軍前在壽聖
院安下差僕射韓政館伴云國相久知資政名今欲
任用亡考但力辭正月十三日韓政取亡考去相見
異姓之後兵連禍結不若此去取富貴亡考歸呼使
臣陳瓘等說主上已出虜改作敵欲滅我宗社乃欲用
我我當自圖手寫一札子付陳瓘曰大金不以尋爲
有罪而以尋爲可用夫貞女不侍兩夫忠臣不事兩
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妾婦之道所謂
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尋今日所以有死
而已令持歸正月十六日沐浴更衣以衣縗自縊敵
人雜類刪此二字相與歎泣曰劉相公忠臣於寨中尋親
隨使臣陳瓘等共殯壽聖院西南山岡仍遍於壁柱
間大題劉資政殯某處三月二十九日陳瓘自軍前
逃歸四月初四日金人北歸初六日具棺衾故將王
欽宇以兵防護出城大殮下添尸字在淺土凡七十日顏
色如生當日扶護入城胡虜犯畿旋致入郛之禍犬

羊無禮敢生邀主之謀海宇震驚神明悲憤念爲國
守疆之力無荷戈衛上之勤舉首顧天歸命叩佛六
龍返正願缺覩履之宜九廟再安益介靈長之祉○舊
校云胡虜以下云云以下至之
祉一段不知何文誤接於此
靖康小錄曰公諱翰金人既敗誓約擁師而南公帥
眞定盛設備以待之賊改作敵知而不攻暨議和北歸
公建策請速援太原且謂太原勝負之本也遂命公
爲制置使既而遷宣撫副使駐軍遼州與諸路援兵
犄角而進九月太原失守諸屯之兵皆望風潰而公
之一軍獨全於是天子命公歸援河朔師至信德府
而眞定已陷有詔移軍太名賊改作敵既濟河復取公
入覲命公爲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公日夜親臨眾不
敢懈賊改作敵蟻附而前力攻東壁公親乘城以死拒
賊改作敵閏十一月以言章罷守禦授以宮祠未幾復
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賊改作敵自南壁登城二
十六日賊改作敵循城而北公親持槍督眾力戰至夕
諸軍稍稍遁去公遂奔趨禁中以衛乘輿虜改作敵既
僞和且索公出虜改作敵雅知公眞定之政時虜改作敵
之樞密使韓政年高粘罕改作尼堪欲以公代之公力辭
焉遂館公於壽聖院屢欲用公而公以病告終不肯

受虜改作敵亦未之迫也上蒙塵賊中改作金營正月十六日虜改作敵因遣韓政說公曰帝不復歸矣公宜受命尙何望乎公僞謝覬少緩之自書家信其畧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此吾今日所以有死也付隨行使臣陳瓘劉玠使乘閒入城付公之子子羽因闔戶自經而死虜酋改作金人大怒尸之於塗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瓘輩夜竊公尸瘞之於蔬圃因相與逃入城中胡馬改作金人既去之後公子子羽同瓘等出城棺殮時幾百日而公容貌不壞今上登極贈公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嗚呼貪生而惡死喜富貴而羞貧賤人人不易之情也矧世已顚覆莫能扶持士大夫皆欲全一介之命其倒行逆施深慮巧畫無所不至而況虜改作敵欽其名欲寵異之而乃甘心於死乎節義之著無愧古人其可無述也詩曰有赫劉公心在王室氣吞黠虜改作敵國忠貫白日九鼎既淪四溟蕩滴公如山嶽萬仞屹屹富貴莫誘威武莫屈仗節而死無愧委質

中興姓氏錄曰劉韐建州人也元祐九年登進士第宣和初知越州方臘反末攻城韐極力備禦戰破之靖康中太原府已陷乃擢韐資政殿大學士河東宣

撫副使張俊苗傅皆隸麾下鞫與大金戰河東敗績
留俊傅軍信德府而走京師降八官落職罷之及大
金攻京城上登城見護龍河塡疊已盡李擢安扶守
禦不盡心能之復以鞫與田瀕爲提舉官及城陷鞫
自縊而死年六十贈謚忠顯眾哀其忠

宇文虛中撰宋故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贈特
進資政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碑

曰宋興百七十載祖宗以仁厚忠恕廉恥待士大夫
自一命以上無復前世之戮辱亦有致位通顯終身
安榮率爲子孫數世之利固宜人人自重知所報本

一旦禍生隣鄙京師失守公卿郎吏交首僞庭（改作敵營）
往往爲之領袖耳目至誑廹君父告捕宗室致之穹
廬之下（刪此六字）天地悽慘神人憤泣獨二人以死節聞
曰資政殿學士劉公韐曰兵部侍郎李公若水當擾
攘變故之際議者不敢昌言其忠虜（改作敵）人尚高劉
公之節至爲小殮痽覆揭示其處平昔無事時公頻
使於外未嘗陪鳴玉之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至
在圍城中尚不爲時所容一日死難毅然在他人之
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方難之興劉公爲眞定
安撫使率軍民固守金人攻城不下則分兵綴之引

大軍而南上初卽位羽檄召天下兵未集乃屈巳捐金幣爲城下之盟許割地以和虜（删此字）僅退師旬日之間援兵大集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帥分總而北期於北懾燕蘇西解太原之圍其言憤厲明決若可以漏刻制勝獨劉公憂之屢言亟戰怒敵爲非是虜酋（改作金人）以暑度陘會山西之師於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兵散將歸告於朝大臣責讓遣使督戰項背相望大將种師中感憤泣下帥眾以出遇敵死之而朝廷所遣別將姚古解潛折可求相繼奔敗中外震恐上知公可用乃以爲宣撫使使集

散兵扼邢洺既太原卒陷眞定亦爲虜（改作敵）所據事益急乃驛召公赴闕久之虜（改作敵）合兩路大軍皆至京城下公又申前議以爲城大難守兵脆難戰惟有遣使款師緩其攻城之謀開元帥府以節制天下兵使之入援宰相折公於御榻前曰大抵臣僚自北來皆張大虜（改作敵）勢以戰爲非今豁亦然款師非策惟有戰耳公曰今日事勢已至此乃遣使款師固爲非策然不出於此以延引日月待援兵之至恐無他計若必欲戰則事有前鑒非臣所敢與知也宰相怒以公爲沮國搖民卽黜之及城陷召公入見上雪（删此字）

泣執公手曰不用卿言至此虜改作金人知公名請上書詔召至軍前宰相猶紹公為割地使公至虜改作敵軍中踰月乃使館伴韓政諭以用公之意因言南朝已擇立他姓自是兵連禍結卒未平定宜與家屬北去以保富貴公慨然曰有是哉歸而沐浴易服取幅紙書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而以我為可用但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予所以有死也書畢引杯酒以衣縧自縊而卒嗚呼古語有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款敵而以輕戰激怒為戒顓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顓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尤為忠臣義士之所難也初金人起自海上屢敗契丹遼東人避亂有浮海之登萊者或言因耶律氏之衰可以復取燕薊太上皇念信誓之重詔大臣集議皆唯唯兩可唯鄭居中鄧洵武以為不然時相乃欲因此固位與童貫相表裏遂遣使持貫書從海道覘其虛實使與虜改作金僭來約我舉兵以夾攻契丹太上重其事依違未決會近臣有窺覬相位者乘閒進策且以言動朝廷曰彼約我以夾攻我若不從彼心反

憾起異時兵端悔之無及遂復使通國書許以如約
因以燕地爲請及宣和壬寅邊臣奏契丹主延禧敗
於白水其叔父淐僭立燕人來請師師到可不戰而
下貫自江浙歸遽奏引兵而出太上以公參其軍謀
公自越州乘傳至瀛鄚閒而种師道之軍已潰於白
溝貫憂懼不知所出公至雄州乃自請詣軍前就師
道議歸而語貫曰燕人固守未可輕進且祖宗有誓
宜且班師會蔡攸來出所得太上親札曰祖宗信誓
指天誓日又曰燕人說則取之不說則勿取之貫以
公言契合遂劾奏高陽帥侯益知雄州和詵誣妄誤
國乃分屯以歸未幾耶律淐死無嗣其妃攝政議者
以乘隙爲易貫攸復欲進兵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
督戰且喻將佐寮屬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
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爲隣得無責言乎若使
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改作金人）共事非計也
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爲非計何也公曰自古與夷
狄共事鮮無後患（刪此十一字）自古至事不成則恩威俱廢四
隣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
祿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況金人氣燄非回紇之比
乎凡爭議踰旬未能奪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我師遂

出劉延慶爲大將時當軸大臣乃昔年窺覬相位者欲沮宣撫司乃自京歸遣使厚許歲幣求燕地於金人欲以不戰而得地自以爲功仍遣人密戒延慶以毋輕進時有旨先下涿易功當三省故緩其事凡軍前奏請率多譴郤於是大軍日行十里駐涿州良鄉縣踰月不前將士暴露困怠銳氣銷阻已而卒潰不能再舉金人自居庸入燕以燕歸我歲增幣鉅億萬金人始益驕傲（删此二字）下視中國矣自出師取燕山以至靖康城守公皆參預議謀每與用事者相戾乃繼之以死以明君臣之義與夫危人之國敗人之師而殺身以謝之者固有間矣嗟乎前日廷議之臣不度彼已之勢不量可否之宜引道聽塗說小民喧嘩之言以斷天下安危大計既相與敗國矣則又歸過君父滅棄臣子之禮苟可逢迎虜（改作敵）意求容於僞朝（二字改作敵）者無所不至也故上北狩所留詔札覽之者無不慟絕逮盛德嗣興宗社禍甯誤國從僞者皆幸得生存而公乃先死不獲復見天日嗚呼天人之際善惡之報其果非耶不然則幸而生與不幸而死固自有數而不可致詰耶夫天以高名全節畀忠義之人不待暗身而後顯則公所以捐其所輕輒取其所

重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是豈可以幸不幸爲言哉
公歸葬建州之崇安其子以虛中與公契舊目見謀
議本末乃以表墓之文見諉因爲論著大節事係天
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
在上皇仍繫之以詞以概舉公平生之事是區區之
夙願也其詞曰劉號著姓始家咸秦建公六世乃遷
甌閩曾祖文廣甘於隱淪祖父太素以儒學振顓授
魯史其徒千人皇考民先益衍斯文遂繇恩舉廁於
縉紳悉以公貴恩封荐臻朝議正舉貢於幽奄英英
厥配宜其累姻咸甯感義秩爲小君公生而異幼耽

經史來試有司策名上第重慶在堂撫公以喜板輿
從養時其甘旨豐城一尉活彼餓民令於隴城調發
惟均王師度隴以公從軍驟列朝籍聲稱藹聞時方
開邊轉餉是急公總平貨歲登萬億斥羨於戎以易
兵食公無棄財民無靳力帝用錫祉中密寓直郇瑕
之寶邊計仰給故籍弗存利源湮塞命公總領制置
之職刊燬之餘是招是緝迄於有成纔期歲月祕殿
論著集英爲首或繇材選或以功授入遷至此褒訓
每厚遂總轉運使於關右鄜延謀帥以公守之兵甲
涅中聲搖西陲公列將卒乘虛出奇踰月卒解震武

之圍隱如長城名動羌陲夏人款邊自狀其罪願附
章聞矜此恫悔俞旨彼羌反覆未改宜益廑兵勿恃
其紿公曰不然彼累戰敗以我全盛尚慮後害相彼
小邦甯無懲艾遂以便宜列言於朝帝有恩言貰此
天驕東暨麟豐西踰臨洮蔚其稼穡更休戍繇自公
一言縶彼噬臍西清次對用旌厥勞公厭乘邊東越
剖符越乃澤國湖水是瀦下流灌溉鳥鹵膏腴誰俾
涸此利其歲租飯豆羹芋困不重輸籍在水衡好用
事改作是須孰敢弗督以速刑書公爲喟然疏入以時
當亡慨歎恨不夙知盡捐所賦活此億贏桐溪回穴
有盜竊發既蹂餘杭七州幅裂官吏曹奔官軍氣奪
或請公避公顧而言爲上郡守其可棄捐乃治闔閭
乃礪戈鋌畜牧收野什伍比聯寇改作敵來瞰城公親
被堅揮兵出鬬空拳爭先一戰而勝肩體盈川温台
暨明賴公以全越民德公郊墟市屋飯食必祝願公
永年帝聞民情謠譽籍籍予有忠臣功映皎日超陞
祕殿命書赫奕寶帶名馬終朝三錫公方應召邊吏
請師命公便道往贊樞機幕中抗議人爲公危常山
請帥未至而移汾陽黠虜改作之渠以眾來歸公謂上策
不可挽羈易以厚廩糜之京師章上報聞後患終遺

帝念久勤俾榮故鄉爰自建安易麾福唐式寵其行
進職延康過家上冢三組熒煌里民喜來牛酒相望
乃揮錫金儲爲義莊燕及功緦時其奉嘗公頃過都
見辭留連造請臺省故例則然或者中公以逢貴權
謂於中司有所摘言過領祠宮曾未踰年擢守荆渚
復求建安盡還故職以榮使旃盜起河朔再帥常山
公之來斯羣盜方熾單騎入境覩者腭胎其首柴宏
世服耘耔不堪誅求乘憤而起洌彼潢池公以榮利
俾還其植歸安田里宏感誠言矢死無二不飭吏士
直造戎壘開諭禍福不施笞箠帝用嘉之載錫爾祉
煌煌命服重念粲麗副以名駒繡鞻瑤轡降胡人改作
調馬名删此字欲抗虜此字改作北部詔俾內郡悉空牧圉公
以便宜格詔弗與有奸根株窺伺廩庾雜以糠覈壯
哉雀鼠廉車之姻視其敢悞公命劾治趣告獄具營
救眾至卒竄他所籍其家資以餉禁旅兵釣趙繹中
貴人子取賂於軍以免戰士公得其實叱下械繫貴
人憤恨泣訴宸扆上慮佚罰逮治廷尉自是姦贓望
風披靡惟時敵人因此造釁管樞暗事專兵以逞尚
欲受地開雲中郡公列其實逢彼之慍文移未復敵
軍壓境憬彼渠酋改作魁挾我叛師驅馬南牧蠭集都

畿帝用屈巳要盟乃歸求取金帛所過無遺大臣持
詔廹公以威既竭府庫又取我私公不爲應郤之有
辭虜改作敵憤未泄環城欲攻負彼犬羊改作恃其勁强舞於
梯衡公命蹶張潰其狂鋒久乃遁去全此危墉進職
資政寵渥彌豐虜改作敵之再來公護諸將敗亡之餘
師殲氣喪公以忠義激於悲壯手執大麾視吾所向
有詔來覲閉於重圍獻議不合煩言乘之公斥未久
迄至阽危公之畫謀無非先計又以死明君臣之義
雖古烈士視公有愧天子震悼褒卹相繼還畀舊秩
贈大學士易名忠顯惟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

繼室曰呂敏於婦學安康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
詒訓清忠長曰子羽綽有父風入奉朝請執雁以從
進直芸閣亦以似公子翼子翬八品仕初將命東浙
帝以詔除管記幕府從公辟書有女出適曰祝可久
通籍於朝在列之右二孫珙瑋薿薿並秀公仕三紀
屢經郊宥貤彼恩秩升父之後故於常延尚遺二幼
公生丁未治平二禩迨其捐軀歲缺三字拱辰之麓
新阡欝起揭兆銘詩亶告來裔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五校勘記

按兵不下脫此四字應在宗社再安之上　生靈復全復應作獲　號泣旻天旻誤作呼　共欑壽聖院西南岡山欑誤作殯下同岡山誤作山岡　甚至誑迫君父脫甚字　奏遣數大帥分總西北西誤作而　旣而太原卒陷脫而字　宰相猶紿公爲割地使紿誤作紹　使還與虜偕來脫還字　彼必蓄憾反起異時兵端誤作彼心反憾　起異時兵端　視其枝梧枝梧誤作敢悞　歲闕三字　拱辰之麓應作歲拱辰已崇安之麓